



08581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沈掄書秀升較
周韓石臣較

四書改錯七十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

祇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况好色安可易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之心又必添其好色之心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又且經中多色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字萬一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將何辨正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翼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舊註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無違

無違謂不
悖于理

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添補一字乃以恐涉

從親之令預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卽禮也理者
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
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况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
理又曰不違禮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
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豈非多事
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夫子則
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則不改
父臣與改父政未知所從在何等耳若謂無違非
從親便是錯解况可添字

吾必謂之學矣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二

惟季學故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
豈有冤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且已學已耳何必
曰必未學須斷已學不須斷也又且本文旣乖其于
已說亦一往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
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冤誣矣添補之驕
駁如此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
人之學也

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

習小學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大學跟大節業大道
小學跟小節業小道總是一義朱氏改大學補格物
窮理為學者始事而時多譏之因心不自安乃作答
胡廣仲諸人書自為辨說且造小學一書以為古人
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
因目小學為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一人字曰大
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
子之學而言亦並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明儒薛應旂
為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
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大人之學朱氏章句也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三

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曰不然吾亦知章
句添此人字然此字有添不得者假以德耶則何以
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云以位
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
年高年而稱為大人者也况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
即高年亦未也其人慚而退詳見大學証文諸書長
翟大人與大人擁樹
而驅皆指長大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
如此程氏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為政

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
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
張振裘則領挈象有然也乃添無爲而天下歸之一
語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魏文靖曰解經
宥患添設論語兩譬如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
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取譬又一意者集註于
爲政節孰先傳焉節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
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
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若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持載覆幬錯行代明與此俱是正譬而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四

此尤正譬之最明快者何以添補爲抄變如此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攬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
本習老氏故晉書耕籍詔早有朕思與萬國以無爲
爲政語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惠帝荒政及清
譚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程朱二氏授華山之教以
參易聖經宜其見此有冥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如
是本文明下一爲字與無爲反且禮記有哀公問爲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明曰必有爲
明曰必不可無爲重呼叠喚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

反之可乎不可

詩三百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固是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朱氏既創淫詩說必曲作回護以為詩不能無邪惟讀者無邪耳因之講章必加讀字于三百之上不知自淫詩說行在明代日講不進國風謝文正著學規不使少年先讀毛詩是父不可以教子師不可以訓弟臣不可以進之君尚謂其書可讀乎真惟三百皆無邪故曰蔽蔽者蓋也此如世家云三百皆弦歌皆

四書改錯卷十七

五

合禮義皆可並詔武故統舉三百而祇以三字蓋之若讀則何計多寡讀詩而已其子一言三百于蔽字總屬不合况經忌改補果有讀字則記三論者何難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

又况讀詩無邪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賁皆刺淫詩刺淫非淫猶之刺暴非暴刺亂非亂也故可讀若朱子所改淫詩皆君臣朋友纏綿悱惻刺心洞骨之語一變作淫則如嫪毒言淫事從肺腸道出魂魄俱動焉得無邪故宋元中子即武作經論謂少讀箕子麥秀歌怒焉流涕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

若隣人之婦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讀小序然後知
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全繫于說詩如此今
既已妄說而又欲責讀者以無邪是置身娼室親聞
咬聲而使之正心其爲大無理大罪過莫甚于此若
淫詩之辨詳見白鷺洲說詩卷

遠宗曰自淫詩說行而儒者力大其徒王柏并欲
廢三百謂出于漢世閭巷浮薄之口非舊本其說
竟載于宋史儒林傳中其後金履祥輩皆堅持其
說然總無証據及明程敏政阿諂朱氏乃謂漢書
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

四書改錯

六

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
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信如此言則三百篇非漢人
偽書乎乃考之漢書敏政刪改其文子詩始萌芽
下刪天下衆書三十四字頗有詩下則割其半句
以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一句割
禮春秋下十二字而獨存三字天下有是引書法
乎然且爲雅爲頌一人不能盡作偽而多人鑿合
將廢國風廢雅廢頌廢春秋傳及三禮之引三百
者而且旁及史文皆遭改竄稍有人心亦當惻然
抱不安矣若歆傳本義係歆責博士立傳說學官

並不指詩詳見經問十五卷

不知為不知

况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乎

不知是知。知不知是知。明白了義。乃又添一語曰。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反首鼠矣。凡言必有。要惟子路強求不知。故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可一打一撻。擲者稍一撻。擲則言失。肯綮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愈矣。况天下有不能求知者。中庸言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爨。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七

講越雉也。至言學問。則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救黍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為有弊矣。何添補為。

事君數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數不是言。本文竝無言字。舊註作速數解。卽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祇偪促煩瑣之意。子思所云。僕僕亟拜。楊子所云。頻頻之黨是也。先仲氏

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詩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本文甚明添一言字則換一解矣此非抄變經文而何

繪事後素

後素後於素也

後素謂素在後也繪衣裳之事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白采在後虞書十二章所云以五采章施五色者其次第如此故考工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素功在後正其註也乃妄據禮器白受采以解考工遂以後素為後於素後素功為後於素功總添一於字而論

四書改錯卷十七

語虞書禮器考工記四書俱改變矣詳見禮樂條

我未之見也

但我偶未之見耳

未見力不足反復諄諄上文起下文繳上決言力無不足耳添一偶字則見力不足者是其常而不見力不足者反其偶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中道兩廢文王堯道未見皆力道者故夫子亦明明以力不足者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力仁與力道安可不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
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又添出一層使知好樂三字彼我勾連無一步可
進正首鼠之最壞事者知好樂即知行得行必先知
得必先行此為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
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
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不可不行行
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
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
飽然方食不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九

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
知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
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
如生耳則其言大謬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
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
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贖矣是
謬言尚不可添正一字何況正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類也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
於愛小人過於忍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
矣知

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註黨
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解謂過之所也如周公使管
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
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
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焉乃添出厚薄愛
忍四字已乖迕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
對待立言毋論本文無知不仁語卽學人解經亦應
知當時有解是經者嘗考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爲
本司受過人謂卽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爲西曹
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爲觀過可以知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十

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卽
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稱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汗
辱各可謂觀過知仁則漢後行事但以知仁引此經
若知不仁則遍考無有也且解經并應知他經之有
與是經可証明者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觀過知仁他經顯然也
若知不仁則未有也

張文蘆曰過同于誤原不必在薄忍一邊或過未
必仁斯有之若不仁則惡矣如驩兜共工四岳
薦鯀同一大過然驩兜非薄忍四岳非厚愛如此

則於仁不仁何與故知知仁須觀過所也吾浙康熙乙酉鄉試出是題主司周桐楚先生于監臨擬程大批愛忍厚薄不宜入文字若知不仁卽痛抑不錄是科所取多名士硃墨文甲天下聖世文治必多應運而興者此非其驗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爲惡則無矣

此添一句或壞事夫子言有分寸豈不知裁志仁未必無過然誘人之語須是如此略一撓擾便消阻矣故知聖言無補救法也乃四書諸註全作補救其于

四書改錯

十一

補者之身分則擡高矣如聖教何先仲氏讀此註嘗曰小註有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則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此說最確然當其向東時設有人曰此向東去未必不向西則其人尚肯行否是其人之終不向東行從此言始矣

仁與惡對待仁惡卽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

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過舉添補一句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究不明了然且自知無理又添補曰苟志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則夫子祇無惡二字何嘗有有過無惡四字而添之又添補之又補救之又救其不明聖言而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

四書改錯卷十七

十二

此與下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添補經文固已不合且旣貶周才忽揚周德周章難明故註欲于至德節另作一章亦疑其說有齟齬也不知周德之至以才盛起之謂有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翻覆見意前後一串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入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况前聖後聖竝無低仰孟子

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
望散宜生作文王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名畢散而
忽與禹稷皋陶較升降分優劣者則于千聖相嬗大
統亦謬亂不合何苦爲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祗文質等耳是本文卽不可相無四字已是添出加之若必盡去其文以下二十字始接虎豹句天下無此添法矣舊註陡頂去文一問曰若然則文質不分虎豹猶犬羊矣竝不添出一字何等直捷了快卽本

四書改錯卷十七

十三

文三猶字亦一氣相承如連珠此非廬山真面目耶

爲之難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此添補之衷無理者爲之難言爲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爲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爲之難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且牛疑訥言非仁而子告之以惟仁故訥言則此爲之難正是仁正是訥言之故而乃反添一事字謂爲事難是訥言之故又添一心字謂存心是爲事難之故使斯謂之仁一問千頭萬緒了不相應天下有是問答乎

且何以極直捷痛快之文而必使周章繆蔓至于如此况既註四書當識四書字憲問仁曰可以為難矣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為仁字在論語自有照應而乃添心添事雜出何為

內省不疚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內省不疚之上與為之難同無論一氣之文必添兩層與司馬牛兩問公然兩對過于有意乃既註四書亦當于已之所蘄略一檢點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註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

四書改錯卷十七

十四

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註論語而又以無愧于心為內省不疚之由則一是效驗一是功夫將何適從豈儒者註經而可使兩經兩註自相矛盾如是

以直報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為添補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取舍者

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卽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古小學講錄云。愛憎與曲直大別。曲直公而愛憎私。以愛憎爲施報。此宋學大悖。謬處朱氏怨林黃中。劾已遂擠排黃中。使終身不振。唐仲友謂朱元晦尚未識字。遂蓄大怨。曲揭其在官時事。不遺餘力。致仲友所著書亦皆毀廢。而後已。故當時後學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十五

如馬端臨。輩尚以黨同伐異。純任好惡爲朱氏咎。然則以愛憎爲直。豈可訓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此不止添補實一。反子言以救子之失。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君。而有象。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此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春秋傳。楚越椒。晉揚食我。當初生時。卽知其淪。

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心而習。愈下爲下。愚所從來。則是習矣。本欲以習移下。愚而下。愚是習。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况氣質之性。朱氏謂起于張程。則此正性之屬。氣質者。雖明言性亦無害。况本文無性字。而乃以下愚非性而補救之。不又多事乎。

當仁不讓于師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當也。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

四書改錯

十六

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曰在已。則仁字且不認清。焉得添補。况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添解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生。大而其類固有別矣。若夫始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此書最直捷。自君子之道至焉。可誣也。六句二十八字。祇得一氣。大概言君子教人或先或後。如草木之

有區別豈可誣也一氣有始二句又一氣如是而已
今註忽抄變其詞故作拗折夫以兩賢爲主客主本
欲曉譬以抵客且示門弟子則當下措詞惟恐其意
之不出乃其意必不能達一嚅一瞬必需在旁攙助
之如傅婢之助嬰劬竊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
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攙以其末以其本六字然後
成得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但學者所至
八字并有大小三字然後可接成草木區別句草木
區別下必需攙若不量其淺深至誣之而已四句二
十八字然後可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句是本文一

四情改錯

十七

氣而添作四氣本文二十六字而添出四十六字豈
有此理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
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
之道焉可憊也皆數語一氣竝如先傳後倦直接區
別可証

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
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
傳信爲符信或繒或帛或棊刻木爲合符而券卽契

也以木牘刻之爲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爲驗是傳券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乃說文舊註謂券卽倦字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卽今倦字是先傳後倦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倚撫而集解與集註俱不識予嘗曰四書未易讀豈或過焉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其揆一也

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揆固作度解然

四書改錯卷十七

十一

是聖人有揆度不可云揆度聖人况又添出道字乎舊註云聖人度量無不相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劑量百物之度故舜當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機務總在其劑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註又錯也

張文楚曰小雅天子葵之葵揆也言諸侯驩燕皆在天子度量中其字義竝同

日三省

以是三者日省吾身

日三省而日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派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可乎。三省三次省也。荀子君子博學而曰三省乎。已曰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况四十五在後生爲虛期。一着我字則夫子今日之

四書改錯

十九

我與四十五或前或後俱須着落。又况往來今昔。幾乘屬一人言。毋論後生是今四十五是來。本文瞭然。卽毛詩始者不如今。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俱無兩屬。若云爾不可諫。我不可追。則笑話矣。又况說忌附和朱氏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則知朱氏之非。而故拚良心俗儒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使不如今三字。旣可屬我又可屬後生。嗟乎在遵註則得矣。聖經何辜。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驕駁。挖搭破碎。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間字上亦當有與字

祇一人字而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既已怪極且謫者謫其人也既添諸字則所云謫者不謫其人而謫之用人之人其于不足謫本句亦已難通然且此一入字直與下文莫不仁三莫不字相照應言人然也若用人不足謫則于三莫不字無呼應矣况政不足間又欲明添與字在本文內尤屬無理徐仲山口記曰國家有民政事戰國叔世人民政事多不可問然在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而不當求之民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也

四書收錯卷十七

二十

子欲手援天下乎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本文祇七字而添至二十五字豈有此文例此本直捷言天下溺自當援之以所守之道可手援乎蓋不越禮卽是道此正示之以所援之自有在也猶云我曾是教兒也何必添如許字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誠已是信乃又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

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萬一添恭敬羞惡于誠
意下亦是信乎况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爲四
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是信不是效故信可
用功者禮請肆簡諒肆者習也諒者信也信原有功
力可以習學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爲
效而于信之一字全無本體可乎又况信對勞言則
徒役簡稽令無參變增韻所云不差爽者若信對諫
言則篤摯慤實言無虛詐集韻所云不携貳者非可
以交孚二字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故此從說文
諸詁則單訓誠字不然則從大易訓貞字論語亦云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二十一

君子貞而不諒若云人信我則既屬之效而附和之
徒謂誠意惻怛是信字之由則信竟無字此誣妄不
道大壞經學者不可不辨

故時措之宜也

既得于已則見于事者以
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言成已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寂了快語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
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况
事是何物本文于仁知道德外別無此字

見中
庸說

是以論其世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知是誰言書自仲虺伊傅周召諸大篇外亦不盡著爲何人之言若世則時代之稱前世後世創世繼世何處可着得一行字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跡則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謂詩書之外別有行也又且順文通讀謂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則必讀書論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諸其字皆貼古字讀古書論古世然後可友古人也若字指人則其乃一往鵬突添言補行古經從此大晦人爲人人矣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十一

矣嘗考論世法如周有八士不知爲何王時人而春秋奸傳謂是文王時人師摯陽襄不知爲周人魯人而古秦誓文則謂是殷紂時人此就人論世者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尋兄而作黍離則爲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都而作黍離則爲勞臣友弟與警臣各有論法同一宅憂而商世重總攝高宗諒陰至三年而猶不言是爲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受顧命甫七日而改服作誥行新王之禮是爲令君孝嗣與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
又春晴稿
孫國虬天驥
沈鳳起軼九較

四書改錯

入十

小詁大詁錯上

學

學之為
言效也

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略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

四書改錯
卷十八

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註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卽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雅言

雅常也

雅言作常言無據詩書禮樂本先王四教亦名四術
自入大學後樂正與諸士日夕誦說所云春秋教禮
樂冬夏教詩書者何待夫子口語曰常言又曰常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聲音審其句
讀莊重而出之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此如祭遵雅
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立謂讀
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亦一節也特樂難
言祇所執之禮文與詩書同四術闕一有故耳

執御

御爲人僕
所執尤甲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二

御亦學問中事執之者言不使之博耳非謂其卑賤
而易爲力也若曰爲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
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爲之與隸僕不同故曲
禮君命名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
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率御田長則職御所
在竝非人役卽趙璧奚詬王良賤工良亦反詬曰小
人正以田禽職御御與射相抗故耳况曲禮少儀皆
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則此一
執御不惟非賤役并非幼學安得卑之

夫子矢之

矢誓也

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爲誓則聖心坦白有何難明而必出于是且卽誓字有必不然者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故盟戒曰誓約信曰誓訓將士曰誓皆與人照証約結後來竝無有以一己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若然則是叔世市井行跡曖昧假詛詈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是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顏子卽始以見終子貢因此而識彼

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曰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于數爲小成若一事首尾則何足道至彼此對待則副貳之貳如周

禮獻賢能之書于王內史副之之貳是別一首訖與
二不同故顏子知十必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
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
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若子貢知二則當如廣陵
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
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二三以上數目也何
彼此之有

善人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

四書改錯卷十八

四

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
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
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
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
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
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
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
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
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

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
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輒
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
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
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
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面一概
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
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
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
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
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一部尚
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主善爲師
傳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
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
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
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
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
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
意聖學銅蔽乃至如此

有天下而不與焉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衿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克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四書改錯卷十八

六

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此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克已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程氏曰須是克盡已私皆歸于禮

馬融以約身爲克已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已之私之謂克語然已不是私必從已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已爲私稱曰已私致朱註謂身之私欲別以已上添身字而專以已字屬私欲于是宋後字書皆註已作私引

論語克已復禮爲証則誣甚矣母論字義無此卽以
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
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已不是勝己私也克已復禮本
是成語春秋昭二十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
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
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旣引此
語以嘆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
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
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
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
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
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
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
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
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
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况可
詰私字也

天下歸仁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

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故曰名謂此真善解歸字者。若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皆直用論語歸仁二字。然而嫌夸僭者以論語是文從來作稱名解無諱忌也。信此則天下之歸亦祇言其易簡而無他已耳。何大效焉。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爲之

四書改錯卷十八

八

巫醫非易事。既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爲。則是盜賊不可熙。帝載非通言也。况周官司巫司醫皆士大夫爲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

張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大之作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如竟以

作訓治爲直捷耳

爲周南召南

爲循學也

此襲邢氏註然爲不訓學考諸書並無其義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原作說詩卽漢書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爲雅或爲頌亦以說雅說頌爲言則此不專說承上學字卽以學兼說未爲不可此如曲禮主人請入爲席以整而兼設周禮世婦爲齋盛以主而兼飾國策東周欲爲稻以布種而兼興作一例

壹是

壹是一切也

壹是專壹在是如孟子志壹動氣穀梁傳壹明天子之禁與毛詩壹發五犯壹一通字不同若一切則便宜苟且之謂如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如以刀切物不顧長短惟佛家一切功德一切冤家解作大凡且讀砌不讀竊豈可訓矣或曰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張敞傳願壹切受署亦似作大凡解然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並無異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固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錯矣况治角亦錯考工記以治角爲綢角若磋則毛亨詩傳治象曰磋顧野王玉篇磋者治象牙之名凡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韻會諸釋字書並稱治象從無曰治角者

期月守

期月匝一月也

四書改錯卷十八

十

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蓋期者復時之名謂日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至丑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尙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尙以予智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詁亦千載夢寐可嘆之甚不知周歲日期周日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知命卽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知之理又且知亦已耳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又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之行險僥倖陷穿不避爲有別也又且論語末章極言知性命與中庸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撤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爲小人錯到底矣此在經典稽疑引辨甚明韓詩外傳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四書改錯

十一

禮智樂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此仁義禮智樂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水信無分子東西無分子上下乎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此如朱子與陸子靜辨太極圖說辨之不勝輒曰請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此身所爲事而乃以之誣孟子真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人無不善水無不下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一呼一轉正對針語非撇開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無分者有所分也信者不信也此如墨者夷之章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信字一例凡辟異學多如此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猶可也

自來經傳從無以然訓可者然是也如是也切法云

四書改錯卷十八

十一

如言爲然猶不可爲巨然則然之非可猶之巨之非然也况同然曰同可則尤不可也

張文蘆曰或問先生同然者同以爲可何爲不可先生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請卽以孟子觀之同然猶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爲可乎且卽以本文觀之同然卽上文亦然也惟耳亦以爲可惟目亦以爲可可乎

楚之禱杙

禱杙惡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禱杙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卽春秋傳史克所云顛頊

有不才子名爲檇杙而國語內史過謂是繇者此在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惡謂可以垂戒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其檇杙二字不知何物一如傳所稱隕斃檇渾敦饕餮者故杜預註曰凶頑無儔匹之貌擬作形似而舊儒多事謂貌凶無匹是必人面獸行無與爲類因之偽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檇杙惡獸而賈公彥註周禮遂以惡獸入經註中毋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並無此獸卽以神異經觀之檇杙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夫傲狠明德不可教訓此正史克歷數凶人之罪狀也今記惡獸而卽襲其言以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十三

爲別號傲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乃後儒又多事謂不是獸名是惡木名以字屬木傍非才傍也考木傍字書自說文玉篇後祇分註檇字杙字並無聯合檇杙爲一名之木至徐逸作說文註以說文檇字下註斷木者變而爲惡木且引楚檇杙聯合二字以爲名則八愷有檇斃名檇者斷木斃者長鎗也同一檇字而四凶是惡木八愷又是善木必無是理且檇之聯杙猶檇之聯斃也杙以檇而聯作一木則不知善木與善長鎗能聯合否又且爾雅序有不揆檇味語檇是惡木味又何物請聯合之

紵

孟子任人有問章

紵兄之臂

但註紵爲戾仍不知戾是何解按儀禮人始死恐足繆戾難着屢繆戾者謂足轉紐不伸達也今紵臂當亦反扼其臂使轉紐如綯絞然卽謂之戾增韻以紵訓轉繩可驗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爲異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四書改錯卷十八

齒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痿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且是不爲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砥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砥痔朝野僉載薛稷等砥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媼諂故加爲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蹙頞

頰額也人憂
戚則蹙其額

頰豈是額額豈可以蹙說文頰鼻莖也人凡憂戚則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卽攢眉也若額則在頰上矣在頰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頰廣頰謂鼻根曲而額宇寬正頰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雕顏蹙鬪鬪卽頰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爲曷正以頁曷聲回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頰何與焉

張文薺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頰鞍也偃折如鞍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雖萬鎰

四書改錯

五

鎰二十兩也

此又襲趙註而錯者鎰古通作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卽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一斤註謂此周之金名而高帝賜張良金百溢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一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註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玄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至喪大記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則溢字本搯字之通搯者握也卽一握米也
乃亦以銖兩爲註分升分合而皆不得當據律歷志
合重一兩升重十兩若合分爲溢則一溢不過數錢
卽升分爲溢亦一溢不得滿十兩而正義亦以二十
兩強註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
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張文釐曰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
名史記蘇秦傳黃金千鎰司馬貞曰按一鎰一斤
也則鎰十六兩明明指出而從來不曉必至今日
始發之豈偶然事耶若左思吳都賦金溢磊砢劉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六

淵林註二十四兩此本之賈逵之註而賈逵是註
亦不可考嘗見諸書說鎰字皆首載國語二十四
兩爲鎰自宋元明迄今字書韻書及大全講說等
無不皆然竊疑國語祇有黃金四十鎰一語而韋
昭註曰二十兩爲鎰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且諸書
所引本文也本文焉有此旣而觀枚乘七發射千
鎰之重李善云賈逵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然後
知國語無此文而賈逵是註亦於此始見讀書固
無盡而諸書之難信不易讀有如是也至溢之通
搯搯握也毛詩握粟其據也然小爾雅又曰兩手

曰掬一手曰溢則溢通矣此皆前此未發者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此下大詰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故諸書解此前後一轍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直用論語務本二字其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四書改錯卷十八

七

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序謂仁之所資生房立齡管子註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卽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直反諸所言而經亡矣

然且自爲訓詰改爲仁爲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字書自蒼頡文至說文玉篇切韻類並無訓始字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註者直增始字一訓于本字下卽字書亦亡矣猶幸本文具在本文兩本字上下相承無兩訓也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此二句係崇禎壬午科浙江試君子務本題其中式結尾有辨朱註如此

句者一時
皆傳誦之

或曰始雖非本字然與本為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即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則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志乎學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六

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為訓詁註解立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慎獨忠恕絜矩作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痒語也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

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
賢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
逸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
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
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
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
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謂此不惑知天是
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
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
章極矣註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
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
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
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卽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八
大學者意尙未誠第一層工夫尙未下手而先使之
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
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豈聖學
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
而中也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
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
強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強也天下無生安而遲
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
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
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
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
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
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其聰明睿知
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三

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
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
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
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
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章大來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
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
卽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
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
以治亦以欲屬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

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節

張氏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內外賓主四字發自張氏而宋儒紛紛聞發盈篇累帙不知總門面話無一略知痛癢者夫仁從心生以心為主而仁為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為主而心為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書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為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况悉外乎心有出入而無內外以在外無寄頓處也仁則但有隱見

四書改錯卷十八

三

而并無出入以在內在外總無去留地也猶是一水而暫清久濁久清暫濁雖與清濁有合離而祇在水間體驗者自知已况賓主二字出自禪宗如所云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謂也又曰仁字直聖字橫

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詣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揚耻庵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為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

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今此聖仁字亦應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木而夏爲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大學新民只在繫矩中庸成物只在誠身。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兩事一貫忠恕總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橫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兩概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程氏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無貳過

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至善中事。乃鋪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使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况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也。

遠宗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三三

再行。則不貳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張燧星陳較

四書改錯

九十

小詁大詁錯

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
之目以著明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與
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頗邃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于一貫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並無明註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本體亦在此即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申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
爾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
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
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
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
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
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
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
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卽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卽一偶然而語而的相反。徐仲山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氏曰。此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無不善。孟子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孟子專言本孔子兼言氣質。或問朱氏氣質之性。起于何人。曰。此起于程張。其以爲極有功于聖門。于後學。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個氣質之性來。

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宋儒
認性不清惟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
推降一等屬之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
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
然相去不遠故謂之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乃分別孔孟言性一本一氣質或專或兼如許精晰
總是門外人說話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
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于是以有爲若是授其權于習
一以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于是以求得舍失至倍

四書收錯
卷十九

四

徒無算爲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原包性相近三
字而習之相遠卽從此可見孔孟前後總是一轍何
專何兼何本何氣質皆門外語也

至惟上知下愚不移此正言氣質之性與本性有別
故加一唯字而朱氏子或問小註則又云古無言氣
質是性者此從張程二氏創說又云係程氏讀太極
說推算所得則不特不讀書并不識性所自始祇知
擡高張程嘗警聖門而于己身所固有之性全未之
曉家語有云形于一謂之性此本性也卽相近者也
若其他論性則如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

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
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
回增美質註質卽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而
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是氣質
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者

蓋人有本性特其初生時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
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庠中庸南北方
強弱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卽知其淪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尙有可移之處而獨此
氣質中又得其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王制所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五

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正謂此耳

乃采儒又言孔孟言性未備夫孔子罕言性孟子則
言性最廣其言性善者本性耳觀其闢食色之性生
之爲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食
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生于內卽有
耳目口鼻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
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
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卽氣質之性心知
卽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僵者爲直性子
產以豐勇爲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修六禮以

節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昧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禮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卽不謂性何害焉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六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本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一本未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宋儒從二氏授受募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解辨

之其言極淺近然極明白

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爲
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
遂依回遷就強坐灑埽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
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
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
在灑埽時卽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
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
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
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四書改錯

七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氏說異朱氏尙云灑埽應對
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卽是
形上卽是精義入神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
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天所謂一貫者
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己成物由聖
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
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
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
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
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卽是形而上者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卽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卽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卽使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八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義非若民可施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卽在當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爲用

以隱爲體又以費爲事之當然隱爲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
人隱不可也以隱爲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
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
固難通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
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脅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
云塶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
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九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
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
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卽天地所由立
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
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
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
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上形下並非其然所以
然之謂有形爲器無形爲道此在有目有手者皆可
見可指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爲器爲形下以資始
資生者爲道爲形上實以天地可目睹可手指而陰

陽不然此不必有其然所以然分其間也今朱氏論太極直曰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一似舍陰陽外溥天之下並無一器一物可以睹之指之者本欲絕陰陽以所以然之名而乃并器物之其然者而亦絕之何乖誕也儒者說理不明亦要使其說為可安今此一語既與夫子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然不合然何可使其然所以然之自為說者亦乖誕如此

致知在格物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四書改錯

十

蒼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暢是明白今大學改本凡致字格字本末先後字一概變換其間考辨悉見之大學証文大學知本圖說二書茲不贅矣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領要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卽行此若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如謂事物既知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恐未然矣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卽心身家國天下之
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卽凡天
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
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
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所謂誠其意節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由致知不可
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自欺云者知爲善以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
狗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

焉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使有个善
惡想頭便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
得何

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
相涉使以古本言則致知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
量度而無餘事矣以朱氏改本言則窮盡天下物理
皆與知行知字不合比如窮六藝習禮學射講書數
皆與誠意之知有別誠意者當知意之所以誠須自
有知法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卽誠意之知何則好善
惡惡不欺之始事也能得是得至善此卽誠意之行
何則慎獨自謙去不善以進于善誠意之本事也故

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向嘗體驗之因子嵩陽書院問醫問先生後人謂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省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卽謂之心及既發而卽謂之意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卽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七

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卽誠意及發已而卽正心時心時意卽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第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此真實了義真坐而言之起卽可行者而乃虛揣先後拘泥膠轕曾有從事于此者而尙爲是言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裁把捉卽極楷矣觀本文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卽正此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意同但存心之法有二一則存乎中卽不馳于外一則存乎此事卽不移乎彼事則時時在中

而心正矣。若忿懣好樂則心之所用而近乎情者。此又正不正外發之驗。于在中之心無與焉。

乃其反說誠意謂意之所發有不實。此又隔一層之言。夫誠意者非謂心之所發即能實也。夫心之所發意也未發爲心發之爲意。有何虛實。第心無善惡。併無虛實意。則無虛實而有善惡。自善惡一起而虛實生焉。惡意易實。善意不易實。而大學首功則必實去其所易實者而實行其所不易實者。如此者不謂之誠意而謂之誠其意。以意不自實必有爲實之者也。故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卽儒者之所謂理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七

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卽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如是之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皆是功也。則皆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決此固然也。若爲善則祇意之發焉能必得知本圖說云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

心如顏淵問爲邦子張問爲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未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己不可徒以徇外而爲人此則宋學與聖人之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爲己恕卽爲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况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己所以成物故古本大學于必誠其意下卽接瞻彼淇澳及前王不忘兩節以爲明德在此新民卽在此而如好如惡卽與平天下之民好民惡相貫通故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十四

曰大學重王道由慎獨以躋治平猶之中庸達天德由戒慎恐懼而卽可以進于天地位萬物育幾有大學首功而反截內外分人己者且旣講誠意卽當識誠意二字夫意之所發有何大惡裁一起念而卽欲弑君賊民犯上作亂則雖盜贖亦無之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夫自私自利卽自爲也然而此念不去將久之而忮忌生又久之而殘惡發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所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正謂此也觀此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爲

若心之所發卽是意然謂之獨者以意非人所知也
乃又添一幾字謂幾在欲動未動之間則怪誕之極
夫心動不動忽不及覺覺之者惟知耳知倘未覺則
其動也爲坐馳其不動也爲塔喪塔喪固非心坐馳
亦非意也及其旣覺則其動爲意之發其不動爲心
之存以動卽爲意一未動而仍是心也今乃設一欲
動未動之間其于心與意尙未能定而強名曰幾謂
是心幾則心之幾卽意也謂是意幾則意不能又發
意且此時意未成也乃又添一想字謂當理會善惡
想頭于欲動未動之間夫心意在身不難體驗欲動
未動中間有何停頓處可容得善惡且有何安排處
可以使善惡想頭倉卒理會况祇一意字旣已名獨
又名曰幾今又名曰想頭集註註南容一人而四名
太支離矣總之說無定見到處乖錯如此幾字從來
作事幾解今解作將發之意則發始爲意雖藏百善
惡于意中亦正好理會所謂誠意者正誠此也乃又
曰恐發出便恚生奈何得則又是事幾矣卽此一解
而前後襍出千差萬別真沒奈何事

天命之謂性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
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卽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侔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

四書改錯

六

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旣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蓋二氣卽道道卽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

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旣已成性則
截然分別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旣以道爲人物各
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
遠宗曰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
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

文輝曰命作與授解不作令解尙書天命有德祇
授章服救天之命但付時幾孟子明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示卽與也特性命二字皆已成之名
命仍是性而稍雜賢愚吉凶于其間詩惟天之命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七

論語五十知天命皆兼性言中庸首稱天命前儒
細密不敢杜撰訓一詞故曰合言謂祇一付授不
必于二氣之生繼善之成有所分也非謂此性字
有異解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
道也

此猶是虛說須實指之方有着落舊註謂木神則仁
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道
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

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卽爲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曉也乃幸此四性則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銓率性之明可據者况道有本義卽下文達道亦卽此道而以當行之路虛擬之豈有六經習見千聖百王所共行之一字而猶不能名言也乎

遠宗曰道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卽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則卽以中庸解

四書改錯卷十九

七

中庸而顯然矣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爲古帝王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豈義訓乎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氏曰戒懼做存養工夫慎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戒慎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

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卽是慎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况大學中庸係夫子子思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開卷初下手卽抵牾如是

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慎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心正矣本文以心在爲心正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祇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九

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在外意爲戒慎恐懼之所及而情爲戒慎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懣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况儒者用功貴在

實踐洵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僞幾見察喜尙能喜察怒尙能怒者戲塲悲歡猿狙嗔笑豈可爲訓是以夫子哭顏淵不知爲勵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樞東走西顧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幸性之爲道申稱之爲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卽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三

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毋論誠者誠之者只有爾層容不得許多名目試卽以本經驗之此承上文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來此誠道二字卽至誠之道之誠與道也誠是心本道是理用則其可以前知者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况經有上文又有下文文誠者物之終始卽是此誠者緊相頂接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用不是心不是本卽一上下文而劈頭亂腦膠轕矛盾至于如此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又生繆蔓中庸一書名贅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

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誠者物之終始若不誠則無物矣一反一正何等明快乃謂上句汎言人物下句專屬人此是何說據其作或問抵飾此解曰不誠是誰不他須有个人不他言極狹利顧其自解誠者物之終亦與不誠無物同謂無此理則物亦終盡無有此是誰無他亦有个人

無他乎

四書改錯卷十九

三

本文三誠者皆言至誠能盡人盡物贊天地化育惟此誠之二字是致曲以進于化者則此誠之二字是眼目當提之字乃一概汎言而又分章分節分天道人道夫祇言至誠致曲皆需成物故下以至誠無息至悠久所以成物者告之明有一故字接下而分析配搭欲謂之不支離破碎不得矣餘見中庸說中此節中庸說極明白若曰誠者盡己性以盡人性物性從自成始而誠者之道亦合天道人道以歸于誠身從自道始然而盡其性者必盡人性盡物性而曲

能有誠者亦必自誠明以至于變物化物蓋以物必有終自有而至無物必有始自無而至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卽無此物無中和卽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卽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因而誠之是爲貴也

錄附

先生歸草堂說此書客問物之終朱氏謂理盡

則物終與不成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子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朱氏獨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而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是誠

四書改錯

三

卽死亦是誠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爲誠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此月令腐草化爲螢此草以無理而死然旣已腐矣乃忽化爲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卽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是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是敗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

朱氏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个根未着土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的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的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的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根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根心謂根之於心此卽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比之草木之發于根而根與草木仍是一物故曰根心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朱氏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乖反矣然且于根外又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

四書改錯卷十九

三

土不知所指何物本文止心性二字性旣是根則此所指必是心向使土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土衆人便根不着土謂衆人無四者固不可謂衆人無心尤不可也土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土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自宋人倡言人性祇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遂謂天是理性亦是理已是欲心亦是欲如此文直稱心爲物欲且直以殘忍頑鈍四惡屬心而究其爲說不知性根于心心根于

性支離破碎決不可解亦思註孟子當讀孟子孟子
明言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人各有
心猶人各有口理義者口之芻豢耳謂芻豢是口根
理義是心根固無此言謂滅口可以悅芻豢去心可
以悅理義亦無此言况理義四者是根欲把這個根
來悅那頑鈍殘忍的心將以何爲在孟子必無此言
章大來曰根於心與下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四
於字詞氣一例根是心猶之粹然是面盎是背也
若謂肯不盎只仁義禮智是盎則如何盎得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四書改錯
卷十九

語

程氏曰心豈有出
入亦以操舍言耳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
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
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爲說
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尙莫知其鄉者
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
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二子之
失故當時又造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女一日
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出入五

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
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
心惟危危者兀臬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
曰惟精惟一曰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
心原可出入而存心者則因而操之使人必不令舍
之而使之出今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
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
塊者使出自程氏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氏且
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
當緩解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五

當文輝曰操非把持之謂心無把持法禁加矜捉便
類迥感公羊傳云蓋操之爲已感矣此操字只訓
守字如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不失其操意

心同故文果曾此言慎思一愚誠濬濬其心爲血肉

遠宗曰朱氏註經多與經不合王草堂考其事自
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
十一猶收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氏一部
論語直解至死以求合不得故也乃其集註成時
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
得然則何以又改纂至死不可解出大學小言也

又曰朱氏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
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為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
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和
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悞憤如
此殊可懼然則朱氏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為諱
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
朱氏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
可也此真學者之言

08581

求其言可尊而不當與之背馳不可尊傾背之
之謂愚齋氏學問之道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
此亦何謂然則朱氏自以固諱此亦何謂愚齋
等語並略思之諱則不必堅固未疑然則諱則
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和
只曾妄作自悞悞人深為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
又曰朱氏云大學鄙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

